

T5236 .03/4M

1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2 1958

詩

文選

十三

卷三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行旅下

北使洛

五言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

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

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銑曰宋高祖北伐

府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

改服飭勅徒旅首路跼險艱善本作難善曰

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俶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曰跼可畏懼之言也向曰改服改常服旅行旅也飭整首初

跼履艱難也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善曰阮籍詠懷詩曰朱鼈

躍飛泉夜飛過吳洲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之

中翰曰楫棹秣粟也言自塗出梁宋郊道由水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

周鄭間善曰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前

登陽城路曰夕望三川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

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在昔輟期運經故曰三川也銑曰即洛陽也

始闢聖賢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闢五百

歲銑曰闢猶無也在昔晉亂期運輟息無聖賢經

伊瀝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善曰伊瀝二水名也曹植毀故

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註曰津濟渡處也向曰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

館盡毀故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翰曰言其荒蕪如此

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善曰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

摯虞尚書令箴曰補我衮闕闡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濟曰言宋高祖之

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陰風振涼野飛雲善

值冬時冒寒氣而苦辛作雪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

作雪奢茂窮天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

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
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濟曰替亂窮

終也謂終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 善曰引猶
歲之天時

曰上置酒沛宮 隱憫 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善
銑曰引發也

楚辭曰隱憫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倭遲洛神賦
曰車殆馬煩 向曰隱憫憂歎貌威遲馬行貌

煩勞 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譽 善曰言當歸來
也

而譽本期 翰曰游行也芳時春時徂僂失
期也言我以冰雪所苦故歸來屢失期也 蓬

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善曰言已有蓬心事既
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
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 濟

曰蓬非直達者然成也言已隨俗之心久已除

之節如蓬之性非自直達復為飄迫殊不得成
我志也飛

飄薄迫也

還至梁城作 五言 良曰自
洛還也梁國名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 善曰楚辭曰登石齋
兮遠望路眇眇兮默

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 銑
曰眇默遠貌軌車跡也征行戍守勤勞 昔

邁先祖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瞻東路傾側不及

羣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徒眇崇丘楚辭曰肩
傾側而不容 向曰昔邁謂前北使時在北

伐之前師也今來蓋至後軍也 翰曰言雖揚
鞭視歸路而欲疾然道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

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

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濟曰徒故國多喬木徒侶也梁陳二國名分分界首也

空城凝寒雲善曰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隴良曰故國謂梁城也喬高也

填郭郭銘誌滅無文木石肩幽闈黍苗延高墳善曰說文曰肩門之闕也

墳墓毀撤銘誌遺失木石交橫塞於泉戶如有銑曰謂遭晉亂也

關閉延滿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

尊貴誰獨聞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

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

義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良曰言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

曷為又游客憂念坐自殷善曰毛詩曰憂心殷翰曰曷何殷深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五言

齊曰延年與湘州刺史張劭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鄴也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貞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

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善曰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

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良曰江漢二水名餘同善註三

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

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註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相

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銑曰淪猶會也江相沅水皆會巴陵至

洞庭波號為三江三湘蓋謂三江也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常見其一謁草盛貌荆亦楚也牧則

陶牧經塗延舊軌登闈人訪川陸善曰周禮曰地名經塗延舊軌登闈人訪川陸國中經塗九

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闈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直鄭玄周禮註曰延

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陰河向曰延猶追也軌迹闈城也

山信重複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左傳子

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翰曰周而復疊也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園于日善曰尚書曰

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含櫛檻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

荆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左洞庭右彭蠡荆或為京濟曰囹圄也此二者皆楚游觀之地

清雲芳靈岳陽曾暉薄瀾澳於六善曰說文預左氏傳註曰氛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曰澳隈也向曰霧氣也霽雨止也曾暉

日光也瀾水波澳水曲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善曰潘懷縣詩曰涼颺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

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銑曰遠風謂古跡也楚辭云日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善曰

極千里傷春心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善曰即倚伏也向曰往還起

伏其來遠矣陳設勞倦也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善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註曰介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

德獨流於吉 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善曰論善之士也 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註曰藝樹也 濟曰上世高尚之人也 藝種也

還都道中作五言 善曰集曰上尋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荆州還也都謂揚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善曰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 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善曰江賦曰駭

也 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

風適疾由 善曰廣雅曰適急也

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善曰鱗雲貌獵獵風聲

登艦眺淮鷗水鳥也 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然若黃霧也翻浪有似白鷗鳥也

甸掩泣望荆流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艦船前頭刺櫂處也楚辭曰長大息而

絕日盡平原時掩涕 銑曰艦櫂軸也眺視也

見遠煙浮善曰絕猶盡也 倏悲坐還合俄思甚

兼秋善曰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善曰周言憶臨海王

誰令思復 向曰昭自責已離親遠游之悲

乏古節貽此越鄉憂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之人

不可以越鄉 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節越違也皆明責已之詞

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善曰翻

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

新林浦

謝玄暉向曰新林浦名眺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趨馬善曰宋孝武之江州

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上入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山西南北馳騫往來天縱識

歸雲中辨江樹善曰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

鬱蒼蒼如雲中 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善曰

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歎 翰曰永長也搖搖不定貌屢數也 既

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

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 濟曰滄

洲洲名隱者所居言我 嚙塵自茲隔賞心於此

既懽得祿復合此趣矣 嚙塵自茲隔賞心於此

遇善曰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隘

嚙塵 向曰嚙喧也至此乃與塵游隔絕而與

心事 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善曰列女傳曰

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雨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暮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銑曰

姿且終得隱居養性

敬亭山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善曰方言曰亘竟賈誼早雲賦曰遂積聚

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向曰亘長

也合沓 隱淪既已託靈異居 善本 然棲 善曰相

高貌 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 翰曰隱淪隱逸也靈異靈仙也居安也 上干

蔽白日下屬帶廻谿 善曰子虛賦曰日月蔽虧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

陂陲七發曰依絕區兮臨廻谿 濟曰屬及廻曲也 交藤荒且蔓 樛枝

聳復低 善曰毛萇詩傳曰木曲曰樛 獨鶴方朝

饑颺此夜啼 善曰八王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 華亭鶴唳不可得也孫卿子曰麗

鼠五技而窮 銑曰方 溇已漫漫多 五

當也鼯鼠各啼鳴也 溇 作世 雲已漫漫多 五

作雨亦淒淒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溇雲日月常 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

冥以多雨 向曰泄猶舒也 我行雖紆組兼得

尋幽蹊 善曰楊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 紆屈也 一曰縈也 又曰組紆也 幽蹊山

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 翰曰言我此行 雖紆帶郡守之組紆然而兼得尋幽隱之跡

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迷 善曰聲類曰窅遠 望也於鳥切 良

徑路窅深也 要欲追竒趣即此陵丹梯 善曰

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
丹梯升嶠既小魯登巒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
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 濟曰要約也奇
趣謂仙奇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

恩竟已矣茲理度五臣作席無睽善曰西京賦曰皇

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銑曰若天
子之恩於我終竟止矣此登山之理無乖也

休沐重還道中五言善曰休假也沐洗

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良曰休
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

謝玄暉

游第從告思閑願罷歸善曰孫綽子曰或問

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
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

官第且也從告休謂之名閑靜也 還邛歌賦

似休汝車騎非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

臨邛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
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
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

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
家 濟曰同善注眺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

騎乃非善曰枚乘集灞池不可別伊川善曰枚乘集

表紹也善曰枚乘集灞池不可別伊川善曰枚乘集

訣賦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
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

道以寫水 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
此二京不可違別者以喻所陽亦不可變去也

汀葭稍靡靡江茨他復依依善曰毛詩曰葭蒹

也蒺藜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
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蒺藜皆水草名靡靡

依依隨田鶴遠相叫沙鴝保忽爭飛雲端楚山

見林表吳岫微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

岫亦山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善曰古

下沾衣裳濟曰征行淚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

菲善曰愁康秀才詩曰古酒盈罇陸機曰日出

節稍得解其鄉思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微志

狹輕軒冕恩甚戀重五臣閨善曰管子曰先王

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霑潤

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歲華春有酒初服

郊扉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

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以初服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五言善曰山謙之

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齊曰京邑謂丹陽

謝玄暉

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善曰王粲七哀詩曰

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

也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善曰吳都賦曰飛

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
日薨屋簷也參差連絕貌
銑餘霞散成綺澄

江靜如練喧五臣作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

方滯淫懷哉罷歡宴善曰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

祭七哀詩曰何為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月
余旋歸哉向曰覆蓋英華也翰曰言思歸

未果故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善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

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濟曰佳期謂友有

情知望鄉誰能鬢軫作縝字不變善曰劉琨與

日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縝黑也古詩曰還顧
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

日鬢黑髮也縝與鬢同向曰言人情有望鄉
者誰能髮不變白乎鄉謂丹陽詩云鬢髮如雲

京路夜發

五言 銑曰又自
丹陽之宣城郡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蕭蕭戒徂兩善曰攸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

書曰戎車二百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蕭蕭宵征許慎淮南子註曰裝束也向曰擾擾

卒迫也蕭蕭嚴敬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鳥泱

也徂往也兩車也莫蕩善曰寥落星稀之貌也字猶霑餘露團

稍見朝霞上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故鄉貌

已復山川修且廣善曰班固燕山銘曰復其貌

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濟曰復遠脩長也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

賞勅躬每跼局躋音瞻恩唯震蕩善曰曹子建聖皇篇曰侍

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差我懷人鮑昭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鈞命決曰勅躬未

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

銑曰文奏謂官簿書懷人懷友人也向曰勅誠躬身也跼行

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善曰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

鞅也又曰鞅柔革也鞅於兩切鞅都達切翰曰稅息鞅駕也

望荆山

五言 良曰淹時授建平王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

荆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荆楚之境也盛弘之荆州記曰魯陽縣其地

重險楚之北塞南關繞桐栢西岳善本出魯陽

也 濟注同南關繞桐栢西岳善本出魯陽

善曰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關也

桐栢山名西岳謂西有山魯陽縣名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

風撓五臣重林雲霞蕭川漲善曰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說

文曰撓曲木也奴教切蕭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貌也向曰言秋暮氣寒日

短也翰曰肅肅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善曰

清明貌漲水也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善曰

曰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濟曰歲晏喻年老君老淹自謂也淹懼年老故落淚也

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
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良曰玉柱
玉徽琴也掩露
含霜謂秋夜
一聞苦寒奏再五臣使豔歌傷
善曰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
敷豔歌行古辭也銑曰言琴酒既無情撫持
當此時若一聞奏苦寒之曲則使美豔
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

且發漁浦潭

五言

丘希範

向曰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赤亭定山東十餘里

發中流鳴鞞響杳障五臣作嶂善曰馬融廣

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翰曰擢歌鼓擢而歌也杳嶂重山也村童忽相

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斬絕峯殊狀善曰張衡

七辯曰蹊路詭怪良曰森森荒樹齊析析寒

沙漲善曰謝靈運山居賦註曰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銑曰森森長密貌荒樹野樹也

析折風聲藤垂鳥易陟崖傾嶼難傍去聲善

張起也島海中有山劉淵林吳都賦曰嶼海中洲上有

山石說文曰傍附也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

陟升傍信是永幽棲五臣豈徒暫清曠善曰謝靈運方

近也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

蒼頡篇曰曠踈曠也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

已滂而坐嘯昔有委卧治今五臣可尚善曰張璠

註瑁音津，音質。漢書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南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則而治之也。濟曰：後漢岑暉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瑨請為功曹，時詔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肅遲言坐肅之事，昔人已委得賢才，則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

早發定山

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泣見奇山。

善曰：毛萇詩傳曰：莅，銑曰：夙齡謂

少年時也。晚泣，謂暮年臨職。

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楚辭

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傾壁，忽斜豎絕。

頂復孤圓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

山頂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音濺。善曰：尚書

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向曰：漫漫平流

貌，濺濺流急貌。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燃。翰曰：棠櫻皆

發其花也。花朱色如火，欲燃也。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善曰：楚辭

曰：游于憺兮，忘歸揚。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

喻君子。濟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言我至春，此忘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

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

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術，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良曰：言我終當

顧此採芝草而服
以望九仙之道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言

善曰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
銑曰新安郡名京邑
冊陽郡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善曰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

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五臣作停樹百丈見游鱗

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向曰皎鏡清明如鏡七尺曰仞千仞言高也喬高鱗魚也滄浪平有時濁

清濟涸無津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

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歷淮於澤賈逵國語註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翰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夏禹竭洛

涸濟歷淮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水不曾濁豈若乘斯

去俯映石磷磷善曰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濟曰斯

謂此水磷磷紛吾隔躡萍寧假濯衣巾善本作水中石貌

願以潺湲水五臣作未霑君纓上塵善曰躡萍謂去

以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維子曰潺湲水流貌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良曰紛吾約自謂也君即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已隔喧躡濁穢

無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
霑洗京邑游好纓上塵

軍戎

從軍詩五首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
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
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
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
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善本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

得又勞師

善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
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

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士卒多樂
從廣而苦程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

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興遠非
周易古之神武不殺者夫 向曰謂曹

公仲武必不勞師旅也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善曰曹
操為丞

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
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

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翰一舉

滅獯虜再舉服羗夷善曰漢書曰獯鬻虐老獸
心服虔曰獯鬻堯時匈奴

號也 濟曰獯虜
羗夷皆遠蕃名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善

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
如拾遺 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陳賞

越丘山酒肉踰川坻善曰六韜曰賞如高山罰
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

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 銑曰陳布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

軍中善本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善曰杜預左氏
傳註曰飫厭也

說文曰饒飽也 向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善曰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拓地三千

里往返速如善本飛善曰虞丘壽王驃騎論功

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歌舞入鄴城所

願獲無違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

獲盡也 晝善本 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善曰

日薄言旋歸 向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

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善曰左氏傳曰賓子孟適

之待者曰自憚其為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

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相公子賦

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

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

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

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 銑曰同善

注繫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為人用

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

也禽獸鳥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

恩之實也 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善本無不

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 耦而耕 向曰伊尹負

鼎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

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厲朽鈍祭自謙也 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善曰孔叢子曰趙簡

河聞鳴犢與竇犢之見殺廼與而趣為操曰翺 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

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翰曰同善注祭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翱翔以退居以祭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祭從征吳作此四篇濟曰孟秋之月涼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故主司告以詳刑之事厲嚴也

我君順時發栢栢東南征善曰穀梁傳曰葵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栢栢于征逖彼東南向曰我君曹公也栢栢武貌東南征謂征孫權

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善曰外曰垆銑曰被徧也征夫懷親戚誰能無

戀五臣情拊衿倚舟楫眷眷思鄴城善曰漢書累足撫襟卑蒼曰檣旣柱曰檣韓詩曰眷眷懷歸向曰時祭從軍

喟然感鸛鳴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泊泊不歸歎于室毛萇曰垤塏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垤徒頤切翰曰祭自言

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善曰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濟曰此祭自解之詞獲得恒常寧安也

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善曰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銑曰齡年徂往也今我神武師誓五臣往必速平弃余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權也親睦親戚也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善曰毛詩

今不素餐兮向曰無能夙夜自併普性思逝

若抽縈善曰廣雅曰併忼慨也將秉

先登羽豈敢聽金聲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

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

先登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濟曰謂孫權為方舟

順廣川薄暮未安坻善曰史記曰春申君曰廣

謂繫舟於岸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善曰古

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蟋蟀夾岸鳴

孤鳥翩翩飛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

飛征夫心多五臣作兩懷悽愴令吾悲善曰禮記曰

子履之必有下船登高防草露霜我衣善曰說

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

身服干戈事豈得五臣作能念所私善曰孔安國尚

情所親也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善曰善人

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
以成人矣翰曰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善曰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向曰

白馬津河津名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善曰毛詩曰河上乎逍遙

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

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曰舫併舟也又曰艘船摠名也

浪曰言連舫兵甲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善曰

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銑曰率循勲功也將定

舉平權之功也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向曰惟

帳也聖君謂曹公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善曰論語季子然問

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濟曰蔡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

才而具官位之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善曰論語曰入公門

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良曰漢光武賜陳

俊以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然中堅卒伍之名鞠躬敬懼貌言我但敬懼於卒伍之

中微少畫策亦無能陳設許歷為完士一言猶善作敗秦善

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

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

許歷曰請就鈇鎖之誅趙奢曰有後今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

文選卷之三十一

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為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 銑曰 完十七猶凡士也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 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不素餐兮漢書

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 向曰 雖無鈇刀用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

庶幾奮薄身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鈇刀一割之力班孟堅答賓戲曰擗朽

摩鈍鈇刀 翰曰言我雖無鈇刀一割之用庶幾奮微薄之身願以立功事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 善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濟曰悠悠悠長也靡靡愁貌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 善曰東觀漢記

曰北夷作寇 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 善曰高誘淮南

子註曰聚木曰榛 蘊 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 良曰榛叢由從也 蘊 蒲葦蒲葭葦皆

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鶴鳴摩 天游 善曰禮記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九子歌

水草名 向曰鶴鳴皆鳥名摩天言高也 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

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 翰曰曹公

譙人故 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 善曰孟子曰齊有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田也 館宅 治之田也 濟曰言村落相次稼穡竟野

充鄼里士女 善作 滿莊 善曰韓詩曰蕭蕭兔 且施于中達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廋九

交之道也 良曰充亦滿也郭外曰鄼莊廋皆

交之道也 良曰充亦滿也郭外曰鄼莊廋皆

道自非賢聖善作國誰能享斯休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享

也當也銑曰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善曰詩賢聖謂曹公

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向曰客祭自謂也願留願留於燕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顏延年 翰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黃威寶命嚴恭帝祖善曰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墜天之降

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濟曰黃敬威畏天也寶命天命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炳海

表岱系唐胄楚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

曰楚元王上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上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

徐州之境良曰炳明也胄猶承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即彭城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

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承唐竟靈監睿文民屬睿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

武善曰曹植離友詩曰靈監無私奄受敷錫宅中

拓宇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歛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

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向曰敷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奄受天之

中開拓巨地稱皇肇天作主善曰燕然山銘曰

曹植玄暢賦曰肇天壤而作皇孝經鈞命決曰

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傳表曰陛下

膺期順乾作主翰月竈來賓日際奉土日善

甘泉賦曰西暨月髓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窟兔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窟曹植玄暢賦曰緬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歸疆濟曰窟窟也月窟西極日開元首際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

正禮交樂舉

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

應乎下和之至也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正月上也言天子布開政教之始起於正月上日也禮交樂舉

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善曰周禮曰以官府六聯

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

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

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曰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

也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舜命九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皆接聯而事於此羅列

皆有序有牲

全在滌有絜在俎善曰周禮曰充人

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

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向曰犧牲體完曰牲在滌謂在牢中也絜清絜之物也俎祭器

也

以薦善作王衷以荅神祐善曰杜預左氏傳

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翰曰薦進衷善祐福也言進我天子之善以荅神靈之福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

善曰禮記曰維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曰維繼帝

皇乎備矣有事上春

善曰漢書郊祀

天饗祭也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種稷之種良曰

言天子備聖孝之道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

有事謂有祭祀之事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

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

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

享謂之禋銑曰禮行敬達謂徧禮也宗祀謂

先祭於祖郊禋謂祭祀於郊精意以享謂之禋

金枝中樹廣樂四陳善曰漢書曰金枝秀華應

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

廣樂矣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

也**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善曰毛詩曰三后在天

命豕宰降德于兆民翰曰陟升也詩云三后

在天陟配在京謂大王王季文王既沒精氣在

天武王能配行其道於鎬京言天子奔精昭

升祖考以配天下以德及衆庶也臣

作**夜高燎煬晨**善曰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

常以正月上辛祠其泉昏時夜

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

檮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濟曰同善注奔

精即流星也燎焚柴煬煙陰明浮爍沈祭深

善曰

禮記

宗祀

文王

於

明堂

又曰

郊祀

后稷

孔安國

尚書傳

曰精意

以

享謂之

禋

銑曰

禮行

敬達

謂徧禮也

言天子

備聖孝

之道

禮行宗祀

敬達郊禋

禮記

有事謂

有祭祀

之事

禮行宗祀

敬達郊禋

禮記

曰禮行

祖廟而

孝慈服

焉孝經

曰宗祀

文王於

明堂又

曰郊祀

后稷孔

安國尚

書傳曰

精意以

享謂之

禋

銑曰

禮行

敬達

謂徧

禮也

宗祀

謂

先祭於

祖郊禋

謂祭祀

於郊精

意以

善曰

漢書

曰金枝

秀華

應

劾曰

金枝

銅鐙

百二十

枝

史記

曰趙簡

子病寤

寐曰我

與百神

聽於鈞

天

廣樂矣

向曰

善曰

毛詩

曰三后

在天

陟配

在京

禮記

曰后

王

命豕宰

降德于

兆民

翰曰

陟升

也詩云

三后

在天

在天

武王

能配

行其道

於鎬京

言天子

奔精

昭

臣

作

夜高

燎煬

晨

善曰

奔精

星流

也史記

曰漢家

常以

正月上

辛祠其

泉昏

時夜

祠到

明而終

常有

流星

經於

祠壇

東京

賦曰

檮燎

之炎

煬致

高煙

於太

一

濟曰

同善

注奔

星驅扶輪

善曰王逸楚辭註曰望舒月御也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天文志曰案節

徐行服虔曰謂行遲也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

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向曰言天福之

降下於國使月御車使星駟乘木玄虛海賦曰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撫猶攬也月有御故言

轡遙興遠駕曜曜振振善曰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左氏

傳註曰振振盛貌遠駕神駕也翰曰興起也天神起自於天故云遙興也下至於地故云遠

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盛貌

樂府上

善曰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四首 五言古辭

濟曰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散

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也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

飲馬長城窟行

善曰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

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戌之

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

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

青青河畔

善本作邊草絲絲思遠道

善曰言良人行役以春為期期

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辭註曰絲絲細微之思也銑曰此謂自春而相思也絲絲心不絕

貌遠道不可思夙五臣作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

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五臣作相見善

廣雅曰昔夜也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向曰展轉反側

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

相為言善曰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

袒人入門成各自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言也翰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葉則不知天

風海水不凝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

相為訪問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客從遠土各自保己以為娛游不能薦於賢才

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善曰

鄭玄禮記註曰素生帛也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

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

為書多書於絹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善曰說文上

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銑曰何如謂何言也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

言加餐也

君子行五言下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樞不履見猜之地瑟有

三調平調清調側調此曲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閒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翰曰納取也取履疑盜李也嫂叔不親授長幼不

比肩

鏡曰行合於禮授謂傳物也

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言此理甚難明

周公下白

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鏡曰白屋

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士故天下

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

五言

何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遵盡離絕知友傷而為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

何長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憂微風吹

微風吹

善曰長門賦曰徒履起而彷徨

善曰毛詩曰毛萇詩傳曰毛萇詩傳曰

濟曰關門也

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善曰長門賦曰徒履起而彷徨

濟

春鳥翻南

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

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

爾雅註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

五言

五臣有平調字

善曰

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

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

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良曰當早崇樹事業無貽後時之歎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
善作行善日晞
善曰毛詩曰湛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
善曰

萬物死不見乎陽春淮南子曰光暉
翰曰為事當及少年之時
常恐秋節

至焜黃華葉衰
善曰焜黃色衰貌也
濟曰

色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善曰尚書大傳曰

日言年一過
不可再來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善作乃

無益
理同
怨歌行
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

怨歌行
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好擬之

餘同
向注

班婕妤
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帝

而大幸為婕妤後趙飛鸞寵盛婕妤
失寵故有是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

也左曹越騎校尉况之
女彪之姑少有才學

新裂齊紈素鮮皎
善作絜如霜雪
善曰漢書曰罷

日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
獻紈素綃天子為三官服也
翰曰紈素細綃

出於齊國
裁成
善作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善曰古詩

鴛鴦裁為合歡被
良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

發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此謂蒙恩常恐秋節

至涼飈

善作風

奪炎熱

善曰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

也 銑曰

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向曰果不見遺擲矣篋

懼寵之移

樂府二首

短歌行

四言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

意

魏武帝

善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

任俠舉孝廉而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

餘年手不捨卷書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

皆成樂章文帝立追謚為武皇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善曰左氏傳曰俟譬如朝

露去日苦多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銑曰如朝露言短促也去

日逝去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

康

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

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

銑曰慨慷歎也 向

曰杜康古之造酒者在此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善曰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

翰曰

其心悠悠

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善本無此二句良曰君為知友

也沈吟喻
深思之意
呦呦幽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樂

賓客相招以盛禮也
鄭玄云華蘋蕭也
喻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
魏武帝思此事

故引是詩也以結義
於文之意無妨害也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從中來不可斷絕
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

豬劣切
銑曰相思之心如明月
越陌度阡

用相存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
更爲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

翰曰阡陌皆道也
南北曰阡
契闊談讌心念舊

恩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
良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於談讌者念

舊情也
月明星希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善曰日月明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
銑曰以喻大賢出而小人削而忠信之士游行當

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則患害
之必至亦如鳥鵲而樹求其可託之枝
山不

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

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
厭人故能成其衆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

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
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

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
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

命議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向曰山海所以不
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

歸其心亦猶此也魏武有慕此因爲成馬

苦寒行 五言 五臣有清調字 善曰

因行遇寒而作 也古曲有清調

北上太行山 艱哉何巍巍 羊腸阪 詰屈車輪為

之摧 善曰 呂氏春秋曰 天地之間 上有九山 何

謂九山曰 太行 羊腸 高誘曰 太行山在河

內野 王縣北也 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 在太原

晉陽北 高誘註 淮南子曰 羊腸坂是太行 孟門

之限 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 濟曰 艱難

也 巍巍高貌 山阪屈盤如羊腸之形 宜陟此山

車輪為之摧毀 樹木何蕭索 善作 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

我蹲虎豹 夾路啼谿谷 少人民 雪落何霏霏 善

手 詩曰 雨 延頸長歎息 遠行多所懷 善曰 呂氏

雪 霏霏 延頸猶延領 我心何怫鬱 思欲一東

下莫不延頸舉踵也 向曰 延頸猶延領 佛鬱 今不陳東歸言

歸 善曰 楚辭曰 怫鬱 今不陳東歸言 望舊鄉也 良曰 怫鬱 憂患之貌 水深橋梁

絕中道 善作 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 薄暮無

五臣 有所宿栖 善曰 楊雄琴情英曰 當道獨居 暮無所宿 行行日已遠 人

馬同時 饑擔囊行取 五臣 薪斧冰持作糜 善曰

擔囊而趨 向曰 囊謂袋也 薪謂柴 也 天寒水凍 故斫冰以作糜粥也 悲彼東山

詩悠悠使我哀 善曰 詩云 我徂東山 滔滔不歸 言行役未還 故感此詩而哀也

翰注 同

樂府二首

善哉行

四言 五臣作善哉行 善曰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

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銑曰謂山林之人節

行危苦欲其入仕以取逸樂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

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

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 向曰薇草藥名可以食之 谿谷多風

霜露沾

五臣作露衣 善曰說苑曰孺子野雉羣雉 古

猴猿相追

善曰毛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 善

漢雅曰壘重也 翰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

無方人莫之知

善曰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技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

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

不知 濟曰言山崖木枝衆 人生如寄多憂何 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

為 善曰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 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 良曰人

之一生若寄於世同朝菌蟪蛄 今我不樂日 善 山林之士自取其憂以何為也

歲月如馳 善曰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銑曰我文帝自稱也言我所以不樂

者但為其日 湯湯 川 流中有行舟隨波 月之速耳

轉薄 有似客游 策我良馬被我輕 善作 迴轉

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

乘肥馬衣輕裘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嬉娛以忘憂又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翰曰言山林之士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

燕歌行

七言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死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佗

比類此 濟曰此 婦人思夫之意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善曰楚辭曰悲哉秋

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羣鷺善本辭作燕辭

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

五臣作思腸善曰禮記

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翻翻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游良曰憂思

結於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善

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賤妾乳乳守口箏切 銑曰慊慊心不足貌

空房善曰乳單也 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

裳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向曰援琴鳴絃婦人自謙而稱妾乳乳者孤獨貌

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善曰宋玉風賦曰臣

賦曰吟清商追流微 翰 明月皎皎照我牀星

漢西流夜未央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

央 濟曰星漢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恨

天河央極也 善曰史記曰牽牛為犧牲其比織女織女

河梁善曰史記曰牽牛為犧牲其比織女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銑曰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

婦人自恨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
辜復如此矣牽牛星河鼓星是也

樂府詩四首 五言

笙篴引

善曰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
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

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其
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笙篴

曰笙篴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欲使
知友存交情為善事及時行樂以保

其天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
酒沛宮又曰賢大夫

有肯從我遊者
吾能尊顯也

中厨辦豐膳烹宰肥牛

善曰
鄭玄

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特美物曰珍
聲類曰宰治也良曰膳食烹煮也秦箏何慊

慨齊瑟和且柔

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
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

不鼓瑟也銑曰秦人善彈箏
齊人亦善鼓瑟慷慨猶激揚也

陽阿奏奇舞京

洛出名謳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
阿主家學歌舞向曰京洛之人皆

善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善曰禮記曰君
子之飲酒也一

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
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翰曰爵酒杯也

庶羞衆
味也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善曰史記曰
平原君以千

金為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齊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為壽者或稱萬歲者賓

主故以此
相酬焉

又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善曰論語曰
又要不忘平

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良曰久要久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善曰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向曰磬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德曲躬於人固無所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五臣作百年忽我適生在五臣作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燔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適零落下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適終也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日色也翰曰適猶疾也濟曰零落謂亡沒也先民誰不死知命復善作何憂善曰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良曰先民古人也

名都篇

五言 善曰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銑曰名都邯鄲臨淄之類

也居篇之首故以為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

善作且鮮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

劍有千金之價 向曰妖美也京洛都也被衣鮮新也鬪雞東郊道走馬

長楸閒善曰漢書陸弘少時好鬪雞走馬

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齊曰未至攬弓捷鳴

鏑長五臣驅上五臣南山善曰儀禮曰司射摺

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 銑曰捷

引也鳴鏑箭名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凡鳥

獸未孕曰禽也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兔也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雙兔也禽

者鳥獸通稱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善曰毛詩曰

玄云鳶鴟屬也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善曰賦曰觀

者稱麗翰曰咸歸來善作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

千善曰平樂觀名濟善曰胎鰕炮善作

鼈炙熊蹯音煩善曰毛詩曰炮鼈膾鯉蒼頡

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為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膳

熊蹯不熟良曰鯉魚名也鰕魚也鰕魚名鰕腹有胎在腹也炮燒也熊蹯熊掌也鳴傳

嘯匹侶善作列坐竟長筵濟曰鳴嘯皆命呼也

引竟盡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善曰漢書曰

筵席也外尚穿域踞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

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子賓客辯士說王萬端向曰連翩輕迅白日

貌擊鞠今之打毬捷疾也萬端言多妙也

西南馳光景不可攀良曰攀留也言此者雲散

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善曰舞賦曰駱驛而歸雲

也明晨復來於長楸平樂也終日若此其奈國之事何

美女篇五言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

五臣作西字音先協韻善曰說文曰閑

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向曰妖美閑麗也柔條紛冉冉葉

落何翩翩翰曰柔條嫩枝也冉冉動貌翩翩飛貌

攘袖見素手皓

腕約金環

善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頭上金爵

釵鬢佩翠琅玕

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日釵頭施金爵故以名之琅玕石而似玉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

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良曰羅衣何

飄飄善作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彩長嘯氣若

蘭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徒用息駕

休者以忘餐善曰慎子曰毛廬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禊祝曰懷秀女使

不餐翰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

路高門結重關善曰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註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

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濟曰端隔也

重關重門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善曰神女賦曰耀乎

言結閉也若白曰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

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

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

安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銑

曰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此時安定此親

以玉帛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善曰楚辭曰

者乎 濟曰佳人慕義求賢志實 衆人徒善作 嗷善曰

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蘇武

善曰 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

雨賦曰中宵夜而歎息 翰曰衆人徒嗷嗷喧

譁也安知佳人之所觀采 向曰盛年之人既

不與偶則中夜起歎息矣言中才之人雖有慕

士之心而勞其志 則賢者竟不至矣

白馬篇五言 善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

曲言人當立功立事 良曰見乘白馬者故有此

盡力為國不可念私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善曰古羅敷行曰青

頭說文曰羈絡頭也 銑 借問誰家子幽并遊

日羈轡也連翩馬馳貌 班固漢書贊曰布衣

俠兒善曰幽并二川名 向曰幽并二地名 少

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善曰幽通賦曰維朔野

流沙也 翰曰揚其騎射 宿昔秉良弓楛矢

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 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

何參差善曰深家語孔子曰肅慎氏貢楛矢 濟曰

秉執也楛矢竹箭也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參差未射在手時也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

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 耶 渾藝經曰馬

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二枚 良曰控引

也左的射的月支射帖也言妙皆能摧破 仰

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善曰凡物飛迎前射之

日接後屬也 銑曰

文選卷之三

二十八

彘後類俯低也散
狡捷過猴後勇剽匹若豹螭

馬蹄言馳騫也
剽輕也善曰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剽離切

勅知
邊城多警急虜騎善本**數遷移**善曰長楊賦曰

胡虜**登高隄長驅蹈匈**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

翰曰謂匈**奴左顧陵鮮卑**善曰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

奴逼邊也**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濟曰羽檄徵

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侵也**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

兵之書也厲策也登高隄望寇也**名編**善曰顧念也

陵侵也鮮卑匈奴也**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顧念也

五臣**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顧念也

作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

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

不若王子城也**王明君辭**五言

良曰捐棄也**王明君辭**五言

石季倫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

倫激海南皮人早有智慧稍遷

至衛尉卿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

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

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王明君者本是**五臣**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文選二十七卷

二十七

五臣善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作明君配焉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

家女也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

道路之思善曰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

善註琵琶樂名其送明君亦必無必爾也其造

新之善本無之曲多哀怨之聲齊曰自是造故叙於

紙云爾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善曰漢書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向曰我辭訣未及

為明君稱也單于匈奴之君號也終前驅已抗旌善曰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旌

引路者抗舉也旌旗類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

鳴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

良曰流離涕哀鬱傷五内泣淚霑善作珠纓

流貌轅車轅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内傷淮南行行

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子孟嘗君涕流霑纓

日已遠遂造到匈奴城善曰魏文帝苦哉行曰

飢翰曰延我於穹廬加我闕於氏支名善曰

造至也日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

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音義曰旃

帳也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皇后殊類非所

向曰穹廬擅帳也闕氏單于后名安雖貴非所榮善曰殊類異類李陵答父子見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 良曰殺身良不易默
蓋以女嫁匈奴故對之慙驚

默以苟生 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
賈誼弔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

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
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

義也 濟曰默然 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善
隱忍貌苟且也

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
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胃憤盈 翰曰盈滿也

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 善曰魏文帝喜霽賦
曰思寄身於鴻鸞舉

六翻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 飛鴻不我顧
飛也 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

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 善曰毛
詩曰佇

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銑
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迴行貌 良曰玉英

皆喻明君匣中喻漢糞 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
上喻匈奴也英花也

并 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
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

也 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
樂甘以其身與秋草俱凋墮不願生居匈奴之

中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善曰漢書張禹曰
有愛女遠嫁為張

掖太守 蕭咸妻

六臣註文選卷二十七

冰玉堂重校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 善曰雜言古猛虎行曰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

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銑曰 猛虎食但取食 為名不從猛虎食但取食 其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

士多苦心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毋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况與惡人同處今檢

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整駕善曰思玄賦曰爰整駕而肅時命杖策將遠尋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

氏傳註曰策馬槌也廣雅曰將欲也翰曰饑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適焉

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濟曰言路多疆日歸功

未建時往歲載陰善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

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為陰銑曰由此使日歲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

也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善曰爾雅曰崇也廣雅曰駭起也

相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銑曰崇高駭驚也靜言幽谷底長

嘯高山岑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

小而高曰岑向曰經過急絃無懦響亮節難

為音善曰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

遠國語註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翰曰絃急則

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

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五臣作襟善曰言

未易何為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濟曰涉於世路誠為至難何

為開此遠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善曰夫蘊

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
蒼頡篇曰懷抱也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
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

君子行

五言 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翰曰前

有此篇其意略相類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

五臣作險而難 善曰莊子曰有

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畧也 向曰夷平簡

易也天道無私故平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易人道多僻故險難 善曰尚書有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註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 向曰休咎福禍也瀾大波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平聲協韻 善曰左氏傳伍員目樹德莫

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註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

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 翰曰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

近火則溫遠之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

詩曰如履薄冰 銑曰近冰火必 掇蜂滅天道

拾塵惑孔顏

善曰同良注 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

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

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已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

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

之孔子望見回攬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絜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矣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攬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矣煤煙塵也

弃友焉足歎

善曰傳毅七激曰閻君逐臣頑父因拾煙塵孔子顏回於是疑惑

湘之間毛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也

福鍾恒有兆禍

集非無端

善曰言禍福之至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曰

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天損未易辭

益猶可懼

善曰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

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為懼也

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

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

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

實難 翰曰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不月辭也人益之來非已所召故受之可為歡也

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善曰荀悅申鑒曰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抱

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 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

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近情苦自信君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而已也

子防未然

善曰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

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良
曰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防
慮未然長
以受福也

從軍行 五言 濟曰

苦哉遠征人飄飄 五臣作飄 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

戍長城阿 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

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 向曰飄飄遠行貌

也 深 五臣 谷 邈 五臣 無底崇山鬱嵯峨 善曰列

華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

詩曰巖石鬱嵯峨 翰曰崇高也嵯峨高貌

蒼蒼攀喬木振迹 五臣 涉流沙 善曰史記曰武

為天下唱始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 隆

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 五臣 鮮藻寒冰

結衝波 善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

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實之寒冰 良

曰壘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冰北方

也 慘毒苛酷藻華也焦鮮藻為熱也 結 胡馬如

衝波水結為冰也 言經寒炎而辛苦 胡馬如

雲屯越旗亦星羅 善曰鄴陽書曰胡馬遂進關

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為不

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

麟箭朝食五臣作餐不免宵夕息常負戈善曰戰國策曰衛行

人燭過免宵橫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註曰戈戟也翰曰免脫

也宵兜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善曰列子

無心高蹈

豫章行五言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濟曰本

以豫章郡而為之以敘人代苦辛之意

汎舟清山五臣作川渚遙望高山陰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

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善曰廣雅曰軌

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周不廢懿親也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

別也軌道也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善曰良曰三荆三

枝共本也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二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

謂曰荆樹尚然况我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

汝知此何哭回曰以此哭之聲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離者也昔岷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

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樂會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樂會

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

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寄世將幾何日具無會日何難

停陰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

曰日昊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羣之嗟凶
翰曰昊日暮也無停陰言日月之速
前路

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也
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
濟

促促薄暮景
曰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
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

亶亶鮮克禁
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
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

曰薄迫也楚辭曰時亶亶而過中
良曰促促短貌亶亶進貌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

制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
善曰言何為復以也此暮景不留之志

而曾是重懷悲苦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古
詩曰晨風懷苦心 銑曰何為復用離別之事

則是懷愁 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
善曰說文苦之心 銑曰何為復用離別之事

向曰有遠夫之節嬰物累必淺
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 行矣保嘉福景

絕繼以音
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
惠音 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

善福人之一別有如
影滅唯繼以音徽矣

苦寒行
五言 善曰或曰北上行
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難
五臣作艱 俯入穹谷底仰

陟高山盤
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
傳曰北方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穹谷

王弼周易註曰盤山石之安也
幽也朔北方也穹窮陟升也盤者山首盤道疑

冰結重澗
五臣作澗 積雪被長巒
善曰爾雅曰巒山

長狹者荆州謂之巒
向曰被覆巒山也 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

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五臣作歡 猛虎憑林嘯

玄猿臨岸歎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

曰玄猿素雌曰嘯嗷皆歡聲

銑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

善曰

喬高也慘愴寒貌恒常鮮少也

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

善曰

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翰曰言饑渴而飲水食露也然水時無露蓋文之踈也

離

思固已又

五臣作矣

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

苦恒苦寒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說文曰劇甚也鄭玄

禮記註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慊慊憂不足貌言別離已又遇此苦寒故寤寐

濟曰莫無也

增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 向曰蓋與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高

五臣作陰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

虜在燕然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朝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

書曰寶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也候何望者勁疆也虜匈奴也燕然山名

戎

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

善曰鄭玄考工記註曰軌轍跡

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往遷徙也

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

冬來秋未反去家邈

善曰縣遠也以縣

遠歸長也

猥猥亮未夷征人豈徒旋

善曰猥猥亮未夷征人豈徒旋也毛詩曰猥猥亮信也徒猶空也豈徒旋者言賊未平

末德爭

先鳴凶器無兩全

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
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師克薄賞行軍
大呼也與敵相持必有一傷

沒微軀捐善曰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將遵其陳

迹收功單于旃善曰漢書其延壽字君况北地

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

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其延

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

曰博望伏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良曰遵奉

也收取也單于匈奴君也振旅勞歸士受爵橐街傳善曰穀

首於橐街

門有車馬客行五言 翰曰言念舊鄉

意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善曰毛詩曰駕言出

念君又不歸濡跡涉江湘善曰毛詩曰濡

也濡跡清足也涉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善

也濡跡清足也涉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善

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

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銑曰謂出見於

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撫膺攜客泣掩淚叙温

文選卷之八

九

也 向曰叙 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 善曰毛詩曰言

別離之歲月 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 親友多零 其死也亡 翰曰邦族謂鄉親也

落舊齒皆凋喪 善曰曹子建筮篋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

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 市朝互遷易 齒萬事乃理 濟曰舊齒者老也

城闕或丘荒 善曰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今 銑曰

謂吳之市 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芊芊 善曰仲長朝城闕

古之葬松栢梧桐以識其墳也 天道信崇替人 向曰謂機家墳壟也芊芊盛貌

生安得長 善曰國語藍尹壘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 翰曰崇

輿替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

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 濟 曰慷慨歎息也惟思也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

古之賢哲與前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

結幽蘭而延佇 良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 曰謂登北邙望晉都

善曰鄭德漢書註曰廛謂城邑之居也 向甲 曰一廛一家之居也五隣為里漠漠布列貌

第崇高闈洞房結阿閣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

曰媯容脩態緇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 翰曰甲第第一宅也崇重

闈門洞通結連阿大也 曲池何湛湛清川帶

華薄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邃宇列綺**

窳蘭室接羅幕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

蘭為室柱為梁楚辭曰蒨阿拂壁羅幃張 **其香也羅**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 善曰言淑

而見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

矣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

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 **人生誠行邁**

聲色冒於上也哀音亡國之音

五臣 **容華隨年落** 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

作過 **容華隨年落** 善曰楚辭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

行客 **向曰言人生處世實如** **善哉膏粱士營**

行過容色隨年歲而凋落也

生奧且博 善曰國語藥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

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

止也韋昭漢書註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譏膏肉之肥者梁食之

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

矣 **宴安消靈根醜毒不可恪** 善曰左氏傳管敬

安醜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醜毒也

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

濟曰湛湛水平貌草木叢生曰薄 **邃宇列綺**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

蘭為室柱為梁楚辭曰蒨阿拂壁羅幃張

其香也羅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 善曰言淑

而見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

矣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

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 **人生誠行邁**

聲色冒於上也哀音亡國之音

五臣 **容華隨年落** 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

作過 **容華隨年落** 善曰楚辭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

行客 **向曰言人生處世實如** **善哉膏粱士營**

行過容色隨年歲而凋落也

生奧且博 善曰國語藥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

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

止也韋昭漢書註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譏膏肉之肥者梁食之

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

矣 **宴安消靈根醜毒不可恪** 善曰左氏傳管敬

安醜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醜毒也

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

也 **資取笑葵與藿** 善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

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

也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

藿貧賤之士

齊謳行 五言 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

謳負六人 銑曰此為齊人謳

文選卷之八

十一

歌國風也其終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善曰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

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註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

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善曰毛萇詩傳曰控

齊有清濟濁河傳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鳴連軒翥之雙鷗崇或為嵩非也

高之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善曰左氏傳晏

處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

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

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善曰尚書曰海岱惟

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

曰百品千名銑曰錯雜也孟諸吞楚夢百二萬類千名言所出非一種

侂秦京善曰子虛賦曰齊浮渤解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帶芥漢書

田胥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秦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

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

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侂齊等也

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良曰孟諸齊之澤名

傾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訶齊曰表東海者其大

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
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濟
曰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道有
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言君者尊之也

迭代人道無久盈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
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

翟公再盈再虛**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善
翰曰迭遞盈滿也

論語荷篲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
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

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
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使勇者常守

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
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

子曰不離於真謂之
至人也**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

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爽鳩氏始居此地李斯因之而逢伯凌因之
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

非君所願也則助革切良曰苟且徂往
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行行**

將復去長存非所營善曰西京賦曰若歷世而
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

營銑曰行行漸去貌長
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

日出東南隅行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陌
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

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
乘玉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

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
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

陌上之歌以自明
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善曰山海經曰暘谷

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高臺多妖麗濬

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善曰呂氏春秋曰列

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註曰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厦邃房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

廣雅曰閑正也濟曰妖美濬深淑善美目揚

玉澤蛾眉象翠翰平聲善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

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曼好曰曼澤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

翠羽鄭玄尚書大傳註曰翰毛也翰也鮮膚一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也

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善曰

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良曰窈窕婉媚皆美貌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善曰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

曰粲粲衣服向曰服衣也粲粲鮮明貌綺紈繒類金雀垂藻翹瓊珮結

瑤璠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註曰翹羽名也毛詩曰

佩玉瓊琚杜預左氏傳註曰璦璠美玉也方駕

揚清塵濯足洛水瀾善曰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註曰方併也司

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善曰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

應 良曰藹藹盛貌佳 南崖充羅幕北渚盈駢

人繁多若風雲之會 蒲軒 善曰蒼頡篇曰駢衣車也 清川含藻景高

田 善曰蒼頡篇曰駢衣車也 清川含藻景高 崖 五石 被華舟 善曰藻景華景也 向曰藻草

華也 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 善曰蘇武詩曰 馥馥我蘭芳又

曰誰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翰曰 悲歌吐清 馥馥香氣也揮舉也泠泠謂箏聲

響雅舞播幽蘭 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詞韓 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註曰播揚也宋玉風

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 良曰 播揚雅美也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善曰洛

幽蘭曲名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善曰洛 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

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履 躡 銳曰九秋曲名七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

盤楚舞妍美陵過也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 鸞 善曰卜蘭七牧曰翻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

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 綺態隨顏變沈 向曰迅急也驚鴻集鸞舞之狀 綺態隨顏變沈

姿無之 五臣 源 善曰之或為定 向曰綺美之 姿無之作定 源 態隨舞容而有沈深之姿縱橫

而不出其 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懼 善曰張衡七 源不定 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懼 善曰張衡七

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 遺 曰步徐行也 良曰阿那柔弱貌咸皆也 遺

芳結飛颺浮景映清端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 芳結飛颺浮景映清端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

銑曰結束颺風也 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善 舞影映於波瀾 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善

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良曰言 事雖不足歌詠然芳春之游良可歎美

文選下八卷 十五

長安有狹邪行五言 向曰言世路險

措手 足矣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善曰爾雅曰二連謂

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

行曰輜駟飛轂交輪 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

於岐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善曰華景日也

漢書云日華曜也躡飛塵言輕疾也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

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

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馬軾而觀之尚

書曰俊民用康 濟曰佩玉之人皆非樸實儒

士乘軒憑軾者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善曰

皆輕俊之子貌也西京賦曰麗服颺菁 銑曰烈猛厲嚴也

言朝廷輕薄之人其心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

服鮮麗有如芳春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善曰漢書

卿故倦游 向曰自謂亦傾蓋承芳訊欲鳴當

與朝廷之士有舊親也及晨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

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

良曰傾蓋新相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

也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善曰揚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

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

銑曰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

四時不必循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

不必相循解朝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

軌要子同歸津善曰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履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前緩聲歌五言 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善曰淮南子曰掘

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岷嶓山上也仙

靈聚族高會於曾城之曲阿曲也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峨峨善曰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 良曰慶雲端雲也嗟峨雲盛貌

處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善曰楚辭曰迎處妃

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

博度曰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

白鹿從十餘王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荅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 銑曰處妃洛水之神王子

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博劉根游華山見神人謂

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北徵瑤臺女南

是也興起也太華即華山也

要湘川娥善曰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懷湘娥王逸楚辭註曰堯二女娥皇女蕭蕭霄

善本英墮湘水中為湘夫人也良註同駕動翩翩翠蓋羅善曰毛詩曰蕭蕭宵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

翻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翰曰蕭蕭車行貌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貌似以翡翠羽為

蓋而羽旗棲五臣瓊鑿王衡吐鳴和善曰琴道羅列

水嬉則建羽旗瓊鑿以瓊為鸞以施於旗上鸞

鳥故曰棲也楚辭曰鳴王鸞之啾啾又曰在玉

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禮記註曰鑿和皆以金為鈴也應劭漢書註曰鑿在軾和在衡

濟曰鑿和皆鈴也栖倚太容揮高絃洪崖

發清歌善曰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註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

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向曰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樂

人後皆登仙故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善曰得作樂于曾城

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遙與輕舉登善曰摠轡扶

霞倒景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桑枝五臣濯足湯五臣谷波善曰楚辭曰飲余

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濟曰摠整也清

扶桑暘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

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閭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

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翰曰羣仙飛舉溢滿天門垂降慶福惠賜我皇家

長歌行

是篇其意相類 向曰前有

遊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善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之

經天河海之帶地也日行經于天川流帶于地

良曰遊往寸陰無停晷尺

波豈徒旋

善曰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 銑曰日景不留川流不反謂寸

尺者以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 善曰楚辭曰少言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 年洋洋而日

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

改曲 向曰年往時來其迅疾信如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矢箭也 遠期鮮克

及盈數固希全 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

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謂未日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 翰曰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浦盈比容華夙

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無一也 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 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 濟

潤指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 善曰爾雅曰延棄也 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 良曰茲

物謂容華體也 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 善曰莊澤也苟凡也 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 子曰俛

仰之間詩曰逝將去女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 銑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

倏忽能幾 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 善曰四子講德

何時也 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 善曰四子講德

亦何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善曰四子講德

也 善曰四子講德

也 善曰四子講德

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翰曰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

及素帛迨大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善曰毛萇宣述也

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濟曰迨

屬也歲未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

吳趨行五言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謠其地也良曰

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區善曰楚妃樊姬齊娥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以楚之賢妃

德齊娥齊后也善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四坐

白謳齊歌也良曰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娥齊后也善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四坐

並清聽聽我歌吳趨自有始請從昌作閭

門起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

立閭門象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善曰吳地

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閭闔門高樓閣道西

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翰曰峨峨

高貌飛閣高閣也跨猶帶重藥承游極回軒啓

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重藥承游極回軒啓

曲阿善曰西京賦曰時游極於浮柱結重藥以

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

今四註也銑曰藥拱游浮極棟也回軒長窓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冷冷

藹雲貌慶雲瑞雲也冷冷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善曰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

長也嘉善也秦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善曰史記曰

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

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

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

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

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

汨其泥而揚其波向曰太伯仲雍二人逃於

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

而歸之立為吳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

故云揚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善曰毛萇詩

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傳曰穆穆美

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

今而始大比于諸華翰曰延陵子吳公子季

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

暉光於王迹蹟作頽陽九帝功興四遐善曰孟

者之跡懋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

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濟曰謂後

來王道頽壞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

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大

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立也大

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

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

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

向曰

吳王孫權謚曰大皇帝富春人也頓

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

邦彥應運

二

二

二

二

與蔡若春林葩善曰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彦今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微

符合應錄次相代也濟曰國之美屬城咸有士應時運而至粲然如春林之發榮

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善曰蔡邕

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栢呂竇公孫司馬徐傳也四

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傑名家良曰十縣為屬城咸皆也言此八族猶未

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文德熙淳懿武功

侔山河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丞後漢

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翰曰熙廣淳厚懿美禮讓何濟濟流

化自滂沱善曰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濟曰濟淑美難窮紀商摧角

為此歌善曰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註

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註曰商摧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良曰淑善也

塘上行善曰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

離離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為歌也塘堤也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善曰張揖漢書註曰江離香草也郭璞曰

似水薺也濟曰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被

母家居幽閑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

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

池翰曰喻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善曰泉善曰

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

滄浪水色也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滄

浪取其清以五臣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善

喻婦人清真五臣作露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

君子之德也四節逝不處華繁五臣作難又鮮淑

氣與時殞五臣作隕餘芳隨風捐銑曰淑美隕落捐

歲特而致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善曰司馬遷悲

道悠昧人男懼智傾愚女愛衰避妍善曰莊子

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疆者不惜微軀退

但懼蒼蠅前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

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翰曰蒼蠅能變易

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已身退弃但懼讒人毀

我於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善曰封禪書曰

君前光暮年喻老翰曰薄暮喻悲哉行

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善曰歌錄曰悲哉行魏

而作馬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

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善曰毛詩曰睨

音 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音 翩翩鳴鳩羽啾啾

草也淑美也時鳥春鳴之鳥音 翩翩鳴鳩羽啾啾

倉庚音 五臣作吟 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啾啾 向曰翩翩飛貌倉庚鳥名啾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

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

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 翰曰蘭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通谷深谷也長秀謂

草木長茂者被覆也岑山也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善曰

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葛藟荒於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

曰葛藟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葛藟荒於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

蔓之尋猶緣也 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蔓葛 **傷哉遊客** 五臣作 **士憂**

山嶺而生言萬物皆依附而客游獨無也 **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 善曰言已

蘿葛故憂思逾深也 良曰草色隨氣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

其悲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善曰韋昭國語註曰緬猶邈也

飛沈言殊隔也 銑曰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 **願託歸風響寄**

言遺所欽 善曰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思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向曰遺與也所欽敬者謂知友也

短歌行 四言 翰曰前有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 善曰

日秦青撫節悲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

文選卷之八

日人壽若朝霜向曰鶴酒器也良日言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時無

重至華不再陽五臣作揚善曰論語摘輔像

也濟曰言一歲之內時之一週無有重來者

花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者

無復少年矣蘋以春暉蘭以秋芳善曰禮記曰季春

萍也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向來

日苦短去日苦長善曰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

多翰曰將來之日苦少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已去之日苦多謂漸老也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

月其除良曰房即堂感此時故不樂也言思

也深樂以會興悲以別章向曰歡會則起其悲豈曰

無感憂為五臣子忘銑曰言我豈不感年命之

其憂也子謂知友我酒既旨我有既臧善曰毛詩曰爾

嘉向曰旨美短歌有五臣詠長夜無荒善曰

肴肉臧善也曰紂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翰曰相

與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無

得廢於政事

樂府詩

會吟行五言銑曰會謂會稽也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停繁音善曰沈約宋書曰控

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一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佇謂稍息

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善曰廣雅曰聆聽也濟曰列筵謂四坐也咸

皆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向曰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

祇承于帝禹會諸侯於塗山故首稱也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

善曰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

江毛詩曰江有汜翰曰禹理水之功壺口冀州為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

流曰汜此言禹迹在於吳也

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善曰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與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眾宋衷易緯註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負背也

言後背海水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善曰上橫鎮於地理

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良曰山峯連接爭為千仞之高水流背向動有百里之曲澎

皮池漑粳稻輕雲暖松杞善曰毛詩曰澎池北尤

漑流貌也王逸楚辭註曰暖闇味貌也銑曰澎池蹙水灌田池也暖猶曬也杞亦木名兩

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善曰兩京東西兩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

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向曰層臺指中天

兩京三都言皆不及會稽之美艷

層臺指中天

文選卷之三

高墉積崇雉善曰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

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

王肅家語註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翰

曰層高也中天半天也墉牆飛燕五臣本

也三丈曰雉積雉言高也躍廣

途鷁首戲清泚善曰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

子曰龍舟鷁首毛萇詩傳曰泚渚肆呈窈窕容

也銑曰飛鷁良馬名鷁首舟名肆呈窈窕容

五臣路曜便娟子善曰周禮曰立市為其肆鄭

作客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窈窕

淑女枚乘兔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

陀長髻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

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註曰便娟好

貌也向曰肆市也窈窕美好貌自來彌年

五臣賢達不可紀善曰爾雅曰彌終也

記將略勾踐善廢興越史識行止

述之善曰史記曰

柄於會稽後勾踐平吳周元王賜勾踐胙命越

史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就李闔閭傷

文選子八卷

二十七

文選子八卷

二十七

故云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善曰列仙傳

楚人也父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郎

至宣帝初棄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

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

預左氏傳註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

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

居廡下為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

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牽綴書上

向曰旅獨也言獨為隱逸

風辭殫意未已善曰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

也土風不忘本也向曰殫窮已

也止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五言善曰左思齊都賦註曰東

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

曲名也 賦曰人有少壯征伐年老

被棄游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善曰漢書曰王邑請

向曰賤子謙稱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

尉占五臣募到河源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

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

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

翰曰寒鄉北土也 銑曰張騫為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召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寒垣善曰漢

募謂投募也

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
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
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
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銑曰李廣為輕車
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塞垣長城也
密塗五臣作途**亘**萬里寧歲猶

七奔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
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

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
重子及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良曰亘長也寧
歲無寇賊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無寇亦歲
七度奔命也**肌力盡**鞏甲心思歷涼温善曰孟子曰
命也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將軍既下世
温涼也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

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

温涼也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

將軍既下世

部曲亦罕存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
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

今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
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翰曰下世謂死也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善曰荅客難曰時異
事異濟曰孤績獨

有功也時事既
異誰復為論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善曰古長

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
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

零五臣作腰**鎌**廉

刈葵

藿倚杖收

五臣作牧**雞**鈍善曰說文曰鎌
古韻切昔如鞬侯

上鷹今似檻中猿

善曰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勒
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鞬即中

淮南子曰置後檻中則與狔同非不巧捷也無
所肆其能也良曰言少時如鷹在鞬上擬攻

禽獸既老如猿在檻中無所
施巧鞬以皮蔽手而臂鷹也**徒結**五臣作積**千載恨**

空負百年怨

善曰言怨在已若何負
向曰念見弃之深**棄席思君**

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善曰

窮老而還同夫棄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

主言惠田子言魂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

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

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棄

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

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

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

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濟曰言願得同晉主不棄席蓐如田子

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沒不愧於鬼也幄帳也

出自薊計北門行五言善曰漢書曰薊故燕國也翰曰

薊北門名敘征戰苦辛之意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善曰漢書高祖曰吾

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濟曰羽檄徵

兵書也至咸陽謂及京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善曰臣

註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

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朔方郡武帝開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善曰漢書曰匈奴秋

曰弓人爲弓筋也者所以爲深也竿箭幹也並
公旱切 良曰嚴秋謂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

箭也勁亦堅也 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善曰
虜謂匈奴也 說苑

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 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
曰遺使冠蓋相望於道

梁 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
賢王庭爲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

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其
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 向曰鴈行魚貫皆

陣勢也石徑山石峻峻處 簫鼓流漢思旌甲被
飛梁絕水爲浮橋以度也

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善曰易通卦驗
曰大風揚沙春

秋命歷序曰大風飄石 馬毛五臣縮如蝟角弓
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

不可張善曰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
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蹙縮如蝟韋曜集

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急絃鳩鳥
化爲鷹 向曰言天寒也蝟蟲名毛如針刺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善曰老子曰國家昏
亂有忠臣焉 向曰

猶歲寒然後知 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善曰
松柏之後凋也

爲國戰亡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爲鬼雄 良曰殤非命也言以死報

國矣豈 爲非命

結客少年場行

五言 善曰曹植結客
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

洛北荒苑擘後漢書曰祭遵嘗爲部
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翰曰言少年

時結任俠之客爲游樂之
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閒白刃起

相讎善曰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

越棘也相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准

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

乃反為鬪而相傷三族結怨 翰曰以錦為帶

吳鈎鈎類頭少曲白刃刀劍之屬此皆言豪俠

士之追兵一旦至負劔遠行遊 五臣作游 善曰

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

用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鈎可

負而拔 濟曰追兵即邊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

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舊丘善曰廣雅曰丘居也 升高臨四關表裏望

皇州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

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 函谷表裏猶內外也

良曰凡帝鄉四面皆有關也 九塗平若水雙關

似雲浮善曰周禮曰匹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

水傳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

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如雲

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 銑曰大遠可扶宮羅

並九軌故云九塗塗道也雲浮言高也

將相夾道列王侯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

扶亦夾也羅亦列也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皆王侯將相之宅 善曰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

之貨張協楔飲賦曰車馬膠葛川流波亂 擊

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

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鐘列鼎

而食西京賦曰方駕授綬鄭氏儀禮注曰方併

也古詩曰冠帶自相索 翰曰貴者 今我獨何

為增苦感堞洛感懷百憂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子獨何為楚辭曰貧士失職而

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

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向曰

百憂言多也

東門行五言

善曰歌錄曰日出東門良曰東都門長安

城門名別離之地故敘去留之情焉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善曰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

好射願以射警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

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

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

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翰曰禽傷於弓惡於聞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弦客倦於別惡聞離聲

零銑曰賓謂送別之人御御車者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善曰

訣與一息不相知何况異鄉別善曰說文曰息亦別也一息言少間也

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善曰左氏傳童詒曰鸚鵡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頽翰曰遙遙行貌杳杳暮也

居人掩

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

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善曰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為百人酸毛詩曰絺

兮絺兮淒其以風毛萇曰淒寒風也良曰梅不可瘳飢葛非寒服言羈客衣食不得其所

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

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向曰不解顏者無樂情也長歌欲自

慰彌起長恨端善曰鄭玄禮記註曰彌益也

苦熱行五言善曰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

曝霜越夷水中藏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國家賞之太薄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

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

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銑曰阻阪也赫盛貌為南方之威色

身熱頭且痛鳥置魂來歸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

仰視鳥為跼跼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雕題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為醢向

日飛鳶過熱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善曰王

輿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

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散蒸之熱恒數四丈楚辭曰觸石礪而衡遊埤蒼曰礪曲岸礪與圻

同翰曰雲潭石圻為湯泉焦煙者日月有恒

蓋熱之甚也雲潭山泉也石圻石岸也昏雨露未常晞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溥雲日月

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

上霧濟曰啟暑之氣上蔽日月而丹蛇踰百

越雋地有漏天冬夏常雨露不乾尺玄蜂盈十圍善曰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

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銑曰皆南方有之卅赤踰過玄黑盈長也十圍三丈也

含沙射流影吹蠱痛五臣作病**行暉**善曰于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

江水其名曰蜮一日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二名

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

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

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此障五臣作瘴**氣晝熏體商**罔

言病行客使無光輝也障五臣作瘴**露夜沾**五臣作霑**衣**善曰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

曰寧州彰氣茵露四時不絕茵草名有毒其饑上露觸之肉即潰爛向曰瘴氣毒熱氣也

援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善曰南越志曰管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涌謂之

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聲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

南方有朝氣晨鳥不得飛翰曰畏毒氣也**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

肥五臣作腓善曰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况今毒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濟曰涇瀘二水名具俱也寧

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生軀蹈死地昌志登**

毒中人甚於彼二處也**禍機**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

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

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良曰言使生軀與

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

亦微善曰漢書曰歸義侯嚴為戈舡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徵側

反拜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趾斬徵側振軍旅還京師朝見位次九卿

是國家報爵善作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善曰韓詩

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

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執素錦綉從風而弊士魯不得緣衣大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

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向曰小臣計倪對越王勾踐曰爵祿君之輕也性命士

之重也此言君所輕者尚惜不與士所重者安可望乎希望也

白頭吟善曰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二女為妾文君作白頭

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詩

白頭吟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人相知以新聞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為名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善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

疏越相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

秦子曰玉壺必求以盛干將必求以斷翰曰

朱絲繩瑟之朱絲也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玉壺冰取其潔淨也

善曰馮衍荅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穎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

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向曰言我人情

賤恩舊世議逐衰興善曰毛詩序曰朋友道絕

銑曰謂人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善曰李元

世輕薄陵之禍起於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毫之

壘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起於絲髮豐敗成於

丘海文子曰禍福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

良曰言人之情移縱見瑕隙如毫髮之小則以

為如丘山之大不可勝載食苗實碩鼠玷五臣自信蒼蠅善

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為蟲汗白

使黑翰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皆喻讒佞

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言君心移易亦由讒佞也鳧鵠遠成美新芻

前見陵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

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

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濫而食之者以其所

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

鼈啄君稻梁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

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

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

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

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齊曰鳧

亦鵠類故連言之及黯曰後來者居上故謂前者見陵芻亦草也

申黜褒女進

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善曰毛

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

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好帝初即位選入後宮

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好居增成舍後趙飛

燕寵盛婕妤好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好充園

陵薨銑曰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溺迷惑漢成帝去班婕妤好而寵趙飛燕益用嗟歎稱美此由恣故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善

賞新竟招後議善呂氏春秋曰所持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尚書曰貌曰恭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恃也美

貌外恭豈足憑也善曰列子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善曰列子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向曰膺胃也

放歌行五言善曰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歌行翰曰敘放臣

之心也
蓼來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五臣小人自齷齪

初安知曠士懷善曰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

不徙葵藿食其美者也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

蓼蟲不知葵董之美言京都貴人競相齷齪以有德者不與已同陰共排弃耳蓼辛菜葵董其

菜也蟲有好蓼者不能齷齪短狹貌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

開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冠蓋縱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缺拾遺

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善

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矣飈與森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良曰素帶紳也

風也纓冠纓也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善曰

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

者銑曰鍾夷世不可逢賢君信五臣愛才胡鳴謂暮也

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善曰郭象莊子註曰世

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

也杜預左氏傳註曰猜疑一言分珪爵片善辭也向曰夷平天君也

草萊

善曰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朝曰析人之珪檐人之爵莊子曰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翰曰士有三言合理片善應時則必分珪與之使辭去草萊珪公

侯所執者爵則五等爵也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善曰史記曰虞

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碑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

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

說既異故具引之向曰言行合於賢主豈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黃金之臺以待焉今

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銑曰君謂被放者疾患

時君則無患當今宜去何不行之有也

升天行

五言 銑曰

家世宅關輔勝帶官五臣作宦王城善曰關關中也

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向曰勝帶謂勝冠帶時也備聞

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

耀德翰曰兩漢都兩京各倦見物興衰驟覩十餘帝其中情事盡已知之

俗屯平善曰周易曰屯難翩翩類迴掌恍惚似

朝榮善曰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

華朝榮今夕斃濟曰翩翩恍惚謂湏史間也如迴掌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榮華也窮

塗悔短計晚志五臣作至重長生善曰春秋合誠圖

長生之道太一日齊戒六丁道乃可成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

善曰莊子曰從師不困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困之也楚辭曰與亦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為偶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善曰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

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

五城之內載以玉函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註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以

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良曰采芝法有五故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記發開也仙經有

九轉金液丹法籥可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以盛書故云隱丹經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銑曰言委任風

雲所之或宿於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郭璞松或行於天

似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似長城曲蜿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

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何曰冠霞冠謂從仙也解玉珮謂去仕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飲

玉醴也**蹇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善曰神仙傳若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

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音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鳳臺無還駕籥管有

二千年矣翰曰齡年也

遺聲善曰列仙傳曰籥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籥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

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

昔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籥聲阮籍詠懷詩曰籥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翰曰有

籥史者善吹籥秦作鳳女詞其上有籥管之聲

何時與爾曹咏腐共

吞腥善曰如淳漢書註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良曰一從仙遊永與世隔

不可復與俗輩相會也
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

鼓吹曲 五言 善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
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

之短簫鏡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銑曰眺奉隋王教作古人入朝
曲鼓吹短簫也所謂歌軍樂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善曰爾雅曰江南曰
揚州吳錄曰張紘言

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
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

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
居住麗殊百城 向曰金陵地名 **逶迤帶淶** 五

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
居住麗殊百城 向曰金陵地名 **逶迤帶淶** 五

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
居住麗殊百城 向曰金陵地名 **逶迤帶淶** 五

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 善曰吳都賦曰飛甍
外互前漢書曰太子

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
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註曰長安御溝

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 向曰飛甍屋檐也馳
道天子出行之道御溝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

也 **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

良可收 善曰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
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

日龍輶華轅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

臺解朝曰蘭先生收功於章臺 銑曰凝笳其
聲疑咽也疊鼓其聲重疊也笳簫也翼扶也華

輶謂刻畫車之轅也 向曰華臣有功則圖畫
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功名

可收錄也

挽歌

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

五言

繆熙伯

善同翰註翰曰魏志云繆又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

所叙述官至尚書先祿勲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也

生時游國都死沒奔中野

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

之葬者厚衣之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善曰論衡

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

言黃泉也

翰曰高堂白曰入虞淵懸車息馬

生所居黃泉死所葬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

馬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

曰虞淵日入處言人之死如日沒

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之也造化雖神明

安能復存我

善曰淮南子曰造化造遙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

尸子曰其生也存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

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善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善曰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

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玄周禮註曰大貞大

卦也廣雅曰命名也鄭玄周禮註曰大貞大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

御結轡頓重基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

基也向曰夙駕早駕也警戒也徒御御車者結連也謂馬轡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

也謂轎車上下於山阜之間龍旒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善

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挾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

畫龍於荒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

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

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杠

今之挑也古以緇布為之絳緇題姓名而已不

為畫飾慌與荒同古字通濟曰禮記云飾棺

君龍帷蚤容黼慌慌蒙也前殯宮何嘈嘈

驅舉旗以引路將啓殯也

中闈善曰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

遂適殯宮良曰嘈嘈衆哭聲闈殯宮之

門中闈且勿謹五臣聽我薤露詩善曰崔豹古

高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

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高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土朝露何易

言薤露蒿里 死生各異倫 祖載當有時 善曰范古挽歌詩

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

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載於庭轎車辭祖禩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

俱引之 翰曰倫理祖始亡 舍爵兩楹位啓殯 祖載謂移柩車為行之始

進靈輅 音而 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輅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

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輅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

也 翰曰舍置也爵酒器也楹柱也位祭位儀禮云遷于祖用輅正柩于兩

楹間奠設如初靈輅喪車也 飲餞觴莫舉出宿 歸無期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

齊 禮云遷于祖用輅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靈輅喪車也 飲餞觴莫舉出宿 歸無期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

惟祗 五臣作祗 曠遺影棟宇與子辭 善曰禮記

註曰祗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 周親 向曰言不復見舊居也祗席也曠猶無也

咸奔湊友朋自遠來 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

也王逸楚辭註曰湊眾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 良曰皆奔遠至來此相送 翼翼

飛輕軒駸馬 楚策素駸 駸駸又曰有駸有駸 毛詩曰乘其四駸載

車輕貌飛馳也駸駸馬奔貌策棰也駸良馬名 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 善曰漢書曰天子按

轡徐行阮瑀七哀詩 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 翰曰遵循也草木叢生曰薄子謂亡者謂墳墓一閉無復見明

故云長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 楚

夜臺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 楚

夜臺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 楚

側念我疇昔時善曰杜預左氏傳曰觀棺也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濟曰送者詞也言疇昔游從之時矣觀棺也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

思濟曰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此殉沒身之念猶足可收萬世永絕安可思也

易亡救子非所能女夷善曰臣瓚漢書註曰

良曰欲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救子不能致焉含言言哽咽揮涕涕臣

作淚善曰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

向曰含言欲言也哽咽悲哀貌流離淚散貌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惆悵兮而私自憐素駿佇轡軒玄駟驚飛惆悵痛恨也泰通也

蓋良曰駟駕也玄駟四馬也轡車喪哀鳴與殯

宮迴遲悲野外善曰儀禮曰遂適殯宮向魂

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善曰周遷輿服志曰禮

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

謂之魂車也銑曰魂輿魂車也中有平生冠

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善曰禮記曰孔子

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向曰明器皆象

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為旆者言為王

者之悲風微五臣行軌傾雲結流藹善曰爾雅

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霽雲雨

丘駕言從此逝善曰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

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濟曰振舉策鞭也靈丘墓也遊往也言從此一往無復還期也

重阜何崔嵬玄廬窺其間善曰曹植曹嗇誄曰痛玄廬之虛郭向

貌玄廬謂墓也窺藏也旁薄立四極穹隆放

蒼天善曰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

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裏地銑曰旁薄地之形也穹蒼天之形於壙中

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懸

善曰古之葬者於壙中為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

天文天官星古曰東井一名天井濟曰壙中

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卧觀之廣五臣宵

涌謂波涌也懸者在於上如懸也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皆夜謂壙中也寥深廓空人往有反

也安可晨不可見明也行無歸年

善曰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昔居四民

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宅今託萬鬼隣

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昔為

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槐枝名七尺軀今成灰與塵

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一棺

之士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金玉素所佩

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

鴻毛今不振平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

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良曰素

昔振舉也如金玉之珍昔者所佩服如鴻毛之

輕今不豐肌饗螻蟻妍骸善作永夷泯平善

能與舉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

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弟子曰恐

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

爾雅曰泯盡也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好

也今以此饗食螻蟻長為夷滅也螻蟻土中蟲

名泯也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善曰楚辭曰蹇

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

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

曰魑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為鄉使

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翰曰壽堂

祭祀處言祭祀之處獨魑魅與螻蟻爾何怨螭

虛無相延為賓主魑魅邪鬼也

魅我何親濟曰言螻蟻何怨而饗食於拊心痛

荼毒永歎莫為陳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

毒又曰假寐永歎向曰

皆假亡者詞也荼毒苦也

挽歌詩 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善曰古詩曰四顧何

日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嚴

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

郊良曰代亡者稱我也遠郊百里也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慈

嶢音堯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音堯嶢嶢高貌

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善曰字林曰嶢嶢高貌也蔡琰詩曰馬為立踟躕漢

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齊曰助其悲哀良曰幽室墳墓也不復朝無生期也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銑曰皆歸於此故無奈何向來相

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向

言情有厚薄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翰曰大

雜歌

荆軻歌七言并序善曰史記曰荆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之燕濟曰

史記云荆軻衛人為燕太子刺秦王不尅而誅於秦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向曰燕丹太子名丹

祖送於易水上善曰崔實四明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銑曰祖者

將祭道以相送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善曰

漢書註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良曰高漸離宋如意

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曰歌曰五臣作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翰曰蕭

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自言為事成敗俱不還也

漢高祖歌

七言并序 齊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

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謚曰高皇帝為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

銑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

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 銑曰佐酒助

飲酒也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善曰應劭

漢書注曰

上擊筑自歌曰

五臣無曰字向曰上高祖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

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扶風歌

劉越石

善曰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現擬而自喻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

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筦音管 銑曰廣莫門洛陽城門名謂首發晉都丹水出葛谷

故因言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

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劔戟龍淵太

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 良曰繁弱弓名龍淵劔名謂晉被胡虜所逼意欲掃滅之 顧

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向曰俯仰猶

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
廡宇也言顧見晉宮
據峯長歎息淚下如流

泉繫馬長松下發峯高岳頭翰曰發去岳山也烈烈五

作冽悲風起泠泠澗水流向曰冽冽風聲泠泠水聲揮手長

相謝哽咽不能言善曰晉灼漢書註曰以辭相告曰謝劉表與袁譚書曰聞

之哽咽齊曰謂別晉浮雲為我結歸五臣鳥

為我旋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浮雲為我陰銑曰雲結鳥旋言助

關也我戀宮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善曰占詩曰相去日已遠

韋弘嗣秋風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

藏善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麋鹿

遊我前後猴戲我側翰曰羨其資糧五臣既乏

盡薇蕨安可食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濟曰蕨薇

藥菜名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善曰楚辭曰攬騑轡而下

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善曰周易曰君

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

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愠見

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

矣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自慰惟昔李騫五臣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

罪漢武不見明善曰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銑曰愆過也愆期謂李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

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而武

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我欲競五臣此曲

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善曰宋

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魏文帝雜詩曰棄

置勿復陳良曰此曲則此歌也悲且長言其

心不可迷也棄置之事不可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

善曰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

子宮人也翰曰漢書云詔賜

中山靖王曾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

歌四篇厥作是歌以刺人情變移也

如姬寢卧内班婕妤坐同車善曰史記侯嬴謂魏

鄙之兵符常在魏王卧内而如姬出入王卧内

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

好同輦載齊曰如姬常出入魏王卧内漢

成帝欲與班婕妤好同輦此皆謂寵盛之時洪

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

之臺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

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游疑陸誤也

銑曰洪波趙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歲暮寒

漢因之故曰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向曰歲暮

颺及秋水落芙蓉善曰爾雅曰荷芙蓉也郭璞

芙蓉也喻年歲催其老也芙蓉芙子瑕矯後駕安

陵泣前魚善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

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

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罪明古刑字

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
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
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入
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
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
魚也亦將弃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
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君五臣賤妾終五臣已矣
非安陵疑陸誤矣向註同賤妾終五臣已矣
五臣君子定焉如善曰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
作畢君子定焉如善曰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
糝天道其焉如翰曰言我衰謝將失子
瑕龍陽君寵不知君王之意竟如何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八

